

的，我想把我個人的一點感受向各位提出報告。這位表達歉意。和各位在這地方見面可以說是很有緣想也超過一切宗教。每一個人無論做人、讀書、做自己總有一個目標和願望。茲就我個人的感受做一比喻。我是自小就讀中國的書長大的，所以每到一個重要關頭時——或者是國家遭遇到的，或者是國家遭遇到的，或者是個人遭遇到的，我總是想從古書裏去找到一個人或一件事，用來做為表率或模範。當時大陸淪陷時，我們從家鄉逃出來，那時一心想在大陸上或大陸的邊界做一點真正的反共工作，因此想自己應該做怎麼樣的一個人呢？那時第一個願望就是想做張良，張良是戰國時代韓國人，韓國被秦滅之後，張良是一個書生，他覺得自己沒有辦法以武力出來領導，他常想把暴君除掉，因此他等到秦始皇出巡的時候，在路邊用一個大石錐去砸他。如果照現代的說法，他就是準備一個炸彈，等到秦始皇一出來的時候炸他。很不幸的沒有砸中，所以秦始皇逃過那一劫，而自己也逃掉了。後來他覺得這是匹夫之勇。應該找一個有領導才能的人，把自己讀的書、或智慧學問都貢獻給那個人。於是，他選擇了劉邦，終於把秦朝打倒了，也把楚霸王打倒了，讓劉邦做了漢高祖。而他自己覺得並不是個做官的人，不是一個做領袖的人，對富貴榮華沒有點興趣。所以劉邦做皇帝之後，他就跟著師父赤松子不知所終。我覺得他這種人把自己的切奉獻給革命運動，而自己功成不居。所以當時我的願望是很希望做一個現代的張良。因此我們在雲南的邊境上組織游擊隊。當然，每一個人的命運不同，儘管可以這樣想，但不一定能達成。我到了香港時，香港的英國政治部亦即香港的特工部不准做反共的活動。民國五十年，因我當時做反共活動而被抓

消弭核子戰爭的 更高更大理想

宗教哲學

台灣郵政雜誌交寄執照
北台字第 一〇五三 號准作新聞紙類

期二十五第號
學哲教宗國民華中：者版出
會員委版出社研究
階 玉 李：人行發
弋 子 李：人輯編
一 路 福 斯 羅 市 北 台：處 行 發
號 七十六 段
○ 八〇五三一九：話 電
五～三三九二一〇第撥政郵
司公限有業企煌耀：廠刷印
長一開四版出期本。品賣非

法施比財

大集經說：「財物布施得再多，也不如以至誠懇切的心持誦經中的一句詩偈（偈頌）。「十住毘婆沙論」的第七卷說：「所有各種布施當中，最殊勝、最奧妙的就是法施。」

金光明最勝王經、大智度論、大丈夫論和瑜珈師地論都曾辨別了財施和法施的不同：

一、財物越布施越少，終有竭盡用完的時候；法施越講越好，越施越廣，無窮盡。

二、接受財施的人只有得到現在的利益。接受法施的人現在和未來都有利益。

三、財施只有布施的人得到利益，受施者並沒有利益。法施則自己和別人同時蒙受利益。因為聽了佛法，會發心疾速成就無上智慧。（以上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第四卷）

四、財施的來源和影響力有限，法施的來源和影響力無窮。

五、財施只得報欲界（天）的果報，法施才可以出離三界。

六、財施可以調伏自己的貪愛，法施則能斷除無明。

七、財施只有布施的人增加福德，法施則施者和受者的福德都同時增加。

八、財施只對身體有益，法施則能兼益情和神智，甚至還能淨化靈性或心靈（法身）。（以上金光明最勝王經第三卷）

九、財施只能減輕自己的煩惱，法施才可以徹底斷除煩惱。

十、財施只能感受人天的福報，法施可以感受三乘（聲聞、緣覺和菩薩）的果位。

法施比財施殊勝

陳柏達

大集經說：「財物布施得再多，也不如以至誠懇切的心持誦經中的一句詩偈（偈頌）」。十住毘婆沙論的第七卷說：「所有各種布施當

一、財物越布施越少，終有竭盡用完的時候；法施越講越好，越施越廣，無窮無盡。

二、接受財施的人只有得到現在的利益。接受法施的人現在和未來都有利益。

三、財施只有布施的人得到利益，受施者並沒有利益。法施則自己和別人同時蒙受利益。因為聽了佛法，會發心疾速成就無上智慧。（以

六、財施只有布施的人增加福德，法施則施者和受者的福德都同時增加。
七、財施只對身體有益，法施則能兼益性情和神智，甚至還能淨化靈性
或心靈（法身）。（以上金光明最勝王經第三卷）
八、財施只能減輕自己的煩惱，法施才可以徹底斷除煩惱。
九、財施只能感受人天的福報，法施可以感受三乘（聲聞、緣覺和菩薩
）的果位。

財施滅除物質的貪窮。法施除去精神的匱乏。(以上大丈夫論第
四品)

**消弭核子戰爭的
更高更大理想**

丁中江

本文為名政論家丁中江先生於今年五月十九日應本社理事長兼天帝基督教首席使者李玉階老先生之邀，在台中清水鎮天帝教天極行宮演講全文。

一直就想到天極行宮來，因為此地負責人李老先生的長公子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是李老先生的晚輩。我們已講一年多來了，我和緯國將軍或者是一起專程來這邊，或者是分別的來。最近因我血壓有點高，所以就臨時改變所約定的時間。在此特向各位表示最大的歉意。今天我血壓雖也有點高，但是再不來就太說不過去了，所以專程來，而且向各位表達歉意。和各位在這地方見面可以說是很有緣的，我想把我個人的一點感受向各位提出報告。

我非常敬佩的就是天帝教的使命非常的崇高。理想也超過一切宗教。每一個人無論做人、讀書、做事，自己總有一個目標和願望。茲就我個人的感受做一比喻：我是自小就讀中國的書長大的，所以每到一個重要關頭時——或者是國家遇到的，或者

，在香港集中營住了四個半月，然後被逐出境到台灣。在監牢時，我想，我現在是個政治犯，是個囚犯，應該表現出怎樣的風範？我不能蓬頭垢面，也不能向香港警察或英國人低頭。此時，我想到正氣歌之文天祥、史可法。所以在集中營四個半月中，我想：第一：我要端正我的衣冠，但是當時在那裏不准我們理髮、洗臉，可是我不要讓英國人看到我是一個蓬頭垢面的人，所以，雖然沒有梳子，我每天仔細地把長髮往後理，把長長的鬍子理得很整齊，在牢裡的木頭床上打坐，我正襟危坐，每天所想的就是正氣歌。到現在還是把正氣歌上很多對人

爭的
文大理想

對事的指示做為我自己的典範。前幾年，美灘島事件鬧得很厲害時，很多觀眾打電話給我，問我對這件事情有何評論。我想，我該怎麼評論？我是不是個人很不容易，今天國家做了許多建設，讓一個青年人受到很好的教育，我們不要就讓他犧牲掉。所以我想來想去，就想到吳鳳。我想，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一個吳鳳呢？就是犧牲自己然後感化一些人。所以我說我願意做吳鳳，我願意發起一個吳鳳運動。雖然在黨外的人就拿這個來攻擊我，其實我又不要求打死、殺你；我願意把我的生命奉獻給你，希望你做個對國有用的人，在每一件事情，在每一國家民族遭遇到困難的時候，我覺得一個人應該怎樣奉獻，應該怎樣犧牲，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但是，我覺得李太渺小了，到這地方來，我看到了我們的長輩李玉階老先生所領導的教，他所要奮鬥努力的目標是救世、救人、救宇宙的目標。所以我就有第二個思想：在我想做張良的那個時代，我想怎麼樣子對大陸來一個革命運動，怎麼樣去把那個暴政打倒、消滅。反共要什麼？要軍隊、要槍砲。中國同胞已經苦不堪言，從滿清末年起、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到打倒軍閥、八年抗戰到戡亂剿共。可以說從滿清末年到民國卅八、九年沒有一天沒有戰爭，沒有一天沒有流血，沒有一天沒有死亡。現在我們覺得更重要的任務是要打倒共產黨的暴政政權，那它做道德彈。這道德彈是什麼呢？譬如從前，我們看到老一代的社會裡，小偷到你家中去偷東西時，我們自己同胞犯了錯，我們要感化他。因爲國家培植一個人很不容易，今天國家做了許多建設，讓一個青年人受到很好的教育，我們不要就讓他犧牲掉。所以我想來想去，就想到吳鳳。我想，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一個吳鳳呢？就是犧牲自己然後感化一些人。所以我說我願意做吳鳳，我願意發起一個吳鳳運動。雖然在黨外的人就拿這個來攻擊我，其實我又不要求打死、殺你；我願意把我的生命奉獻給你，希望你做個對國有用的人，在每一件事情，在每一國家民族遭遇到困難的時候，我覺得一個人應該怎樣奉獻，應該怎樣犧牲，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但是，我覺得李太渺小了，到這地方來，我看到了我們的長輩李玉階老先生所領導的教，他所要奮鬥努力的目標是救世、救人、救宇宙的目標。所以我就有第二個思想：在我想做張良的那個時代，我想怎麼樣子對大陸來一個革命運動，怎麼樣去把那個暴政打倒、消滅。反共要什麼？要軍隊、要槍砲。中國同胞已經苦不堪言，從滿清末年起、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到打倒軍閥、八年抗戰到戡亂剿共。可以說從滿清末年到民國卅八、九年沒有一天沒有戰爭，沒有一天沒有流血，沒有一天沒有死亡。現在我們覺得更重要的任務是要打倒共產黨的暴政政權，那它做道德彈。這道德彈是什麼呢？譬如從前，我們

到你房間去偷東西；現在的科學如果把迷魂香加萬倍、十萬倍、一百萬倍，現在一個爆炸的力量以抵百萬噸的火藥力，爲何不能把那個迷魂香變成一百萬倍，一放出去，則方圓多少里內的人都會欲睡；所以我想，如果有一個道德彈幫助我們革命成功。我們可以把道德彈往大陸一擲，讓大家都昏欲睡，然後我們的軍隊上去了，然後，分別輕易把共產黨員一個個拘禁起來，老百姓就可回復正常的生活。這是一種幻想，因爲事實上。也許假如我有這種能力，這只是我的一個理想，因爲如果我要光復神州必要用武力，最好不要殺老百姓，那是我們的同胞，那是我們的父老兄弟姐妹。現在世界上最厲害的是核子武器。這是從原子彈到氫彈最後發展到核子彈，用這種武器來從事戰爭就是毀滅一切，現在美國和蘇俄雙方所擁有的核子武器是毀滅人類一次，而是毀滅十次。事實上毀滅一次就夠了，因爲毀滅一次之後就沒有人了，何必毀滅十次，換句話說，這些東西已經太多了。我今天要到，這個世界只有兩個人致力於挽救這個浩劫的第一個人是雷根，雷根不是說蘇俄現在有二千五個核子彈，我要有五千個，或者你的核子彈也要有這地方的，我的五千個可以炸到你那個地方。從所有的美國總統和美國的戰略家所想的是以核子付孩子，就是你的飛彈打過來了我當然完了，但我一按鈕你也完了。因爲我的飛彈也過去了，各家相對毀滅，相互毀滅。我今天在聯合報上看到一段很有趣味的專欄；因爲世界上有一個專欄作家叫包可華，他是專門寫諷刺性的稿子，他今天就在美國和蘇俄應該談一下，現在是互相毀滅其次，能不能現在第一次談判，先說我們減少毀滅一半五次好了。然後再談四次，……他是挖苦刺這個談判根本沒有道理的。但是雷根不同。雷

讓敵人的核子飛彈一起飛快到大氣層的三分鐘裏面，他可以用鐳射的光把它打下來，他還有第二道太空武器，如果第一道第二道太空武器都沒有完全把蘇俄的飛彈打下來的話，有許多漏網的飛彈飛到美國的時候，每一個基地上還可以發射另一種武器把它打下來，換句話說：我不是攻擊你，是把你所有想要攻擊我們的武器打掉。這個已經是進步了，就是說不是要毀滅對方而是保護自己把對方的武器消滅掉，做為一個目標。我覺得在雷根以前，還沒有一個像這樣的一個世界的大政治家來做這件事。但是更高的，是李玉階先生，因為他呼籲世界政治領袖急起從基本上自救，努力於精神的重建，道德的重鑄，使核子戰爭徹底的消滅，只有從人性上覺得毀滅不是人類奮鬥的目標，是一種罪惡，共同的用精神力量來把核子戰爭根本消除掉的話，這世界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所以我覺得這個境界高得不得了。大家都覺得這個境界高得不得了。所以剛才我只有一廿分鐘的時間聽我們的老輩的教誨，我覺得感受已是非常深，中國古書上有一句話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意即如果早上聽到真正的大道理的話，晚上死了都值得。我就是十分鐘、廿分鐘聞道已是感受很深了。各位實在是非常有福氣，能夠向玉階先生經常不斷地請益而且能夠有這麼好的環境在這地方靜思，在這個地方來想這些個問題，我想，這真正如玉階先生說的這地方是真正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堡壘，沒有再比精神堡壘對這個國家，這個世界，對個人類更重要的。所以，我覺得，我今天來得太晚了，來得太遲了，可是還來得及，我也願意追隨玉階先生向這方面努力，最後，敬祝各位身體健康事如意，更祝各位爲人類，爲世界，爲國家再多做犧牲和奉獻。（完）

玉財施有時會使人造惡業，法施卻必定使人行善。玉財施有時會使人引發煩惱，法施則能根治煩惱。毛財使他人不斷引發帶有罪惡的安樂，法施卻又不斷產生純淨良善而沒有罪惡的安樂。

因為法施有這麼多殊勝的地方，所以金剛經說：「有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滿滿的七寶來布施，不如受持一首四向的經偈。」一金光明最勝王

經的第一三卷說：「假如以恒河沙數那麼多三千大千世界滿滿的七寶，供養一切諸佛，不如有人勸請如來，轉大法輪的功德來得殊勝。」百丈叢林清規證義的第五卷更進一步勉勵我們：「與其畫柱雕樑之

多益善，不如黃卷赤軸之源源不竭。印送經典對於後世的利益非常宏大深遠。法典所只是刊印就了事，它攸關佛法的慧命、維護和修補，這是我們對於法寶所表示的敬意。它攸關佛法的慧命、維護和修補，這護經典，以免受朝濕、蟲蠶、章節、老鼠的殘害。能拘更堅典，保得

完善，而且每天都有人借閱或讀誦，這不但就是法輪常轉，也是一件吉祥的大善舉！」

粉末（中藥店有售），就可以防止書蠹和其他昆蟲的為害了。萬一書房和藏經室的一面地較潮濕，濕度較大，可以用檜木腳架將書櫃墊高一點，或者買一台「除濕機」就更萬無一失了。

雖然去逝七才也未痊，但是我們應該善用它。丁謂說：我們

「愚痴的人聽到法施的功德勝過財施，不明其中的意義，於是就不
施最好配合受者的需要，而且布施財物時，順便講幾句佛法或人生的
道理給他聽。這樣就能兩全其美了。因為經論警告我們說：

布施財物，而只喜歡讀經。這種偏激的作法，不如通達教理的人布施小錢解除別人的困厄，就勝過前面那種人讀了千百萬經論。」（完）

佛教與基督教之比較

黃琦美

一、前言

筆者幼時美麗，歡笑的歲月均在教堂中渡過，及至年長，了解佛教之圓融，一掃原有的誤解，遂轉而皈依佛門。近年來曾有多次被問及佛耶兩教有何差異？何者優？何者劣？……等等，有時竟茫然不知如何應對，遂奮而研究兩者，參考多位大德之文章，且自研聖經及佛經。

筆者認為各家宗教僅理論重心不同，並無好壞之分（耶教例外）。由宗教之彼此比較中，我們方知其各具那些特色？何者較適於國人？何者較圓融殊勝，自可一目瞭然。中國人對於宗教之比較，往往下意識有讀一排之觀念，實是非常錯誤及要不得。這也是國人若論及佛耶教義，時時有爭論發生，其實真正站在宗教比較學上，而有比較文學之口號。有時筆者立場應是客觀，是並行並列、不偏頗，非用佛教之觀點來分析耶教，亦非以耶教之觀點來研究佛教。如此種比較方法，恰如兩種商品並列，較量之下可知其特質何在？優劣何在？君不見現今比較學之方法也應用在文學上，而有比較文學之口號。有時筆者深深覺得洋人治學之方法及態度，值得國人學習，也深歎「宗教比較學」竟是西方所倡導，而國人却忽略之且態度均曖昧不明，最主要的癥結乃在於恐遭他人非議，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之嫌，實深感非常遺憾，今乃持寫文，以為日後論及兩教問題時，供諸參考。

二、教理的比較

(一) 宗教中心之差異

基督教以其教主的人格為其宗教的中心，即教徒對於耶穌基督的信仰，可從新約二三書中知見。

耶穌有關教理的演講寥寥無幾，在新約全書裏從馬太福音到啓示錄的最大要義都是表顯耶穌是天下古今絕無僅有的位超人，而耶穌為了替民贖罪而死得救之教理的中心。

佛教是以佛陀的教理為其中心，因佛教三藏的極大部分都是闡釋佛陀所講的教理，且歷史上的悉達多太子並不是一位神而是一個人，經過累劫修行才由自力獲得解脫的智慧而通入涅槃，他是一個指「獲救之途」的人，却不親自動手來解救旁人，因各人自作自受，各人生死各人了。

基督教的教主耶穌，生於猶太貧窮匠人之家，專研宗教問題，是猶太先知的繼承人，曾宣稱獲得靈的感應，他是人類崇高的友人，對於窮人充滿慈悲，他教人溫品愛撫，將商人和高利貸者驅出聖殿，並對不信他的人著力刻劃地打入地獄永恆受罰的遠景（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節）他自信是衆人所企望的彌賽亞（救主）宣稱天國將提早來臨（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節）。

無比高明的深入淺出的說法技巧了。
（三）聖典之差異

基督教奉「聖經」為上帝的金言，是不墮的真理來源，上帝以靈感賜予聖經的作者，對他們顯示穩不告人之事。

佛教中的藏經所搜集的都是佛陀的言論，以及他由自力證到真實境界的敘述，佛經裡講任何人的心力發展到與佛相同的程度時，就可以證知佛陀所言不虛。

(四) 教義中心之差異

基督教是對一位永恒、人格化的、全知全能、無所不愛的神的信仰，這種從虛無中創造世界，維護它，也左右它的命運，他是立法者、司法者、以及他所創造的衆生的救苦救難的救主。他創造了天使來執行他的意志，這些天使原本也是善的，但有一部份忽然變得不聽話了，背棄了其他的天使，與他們對立，在撒旦的領導下另立一個教團，專引誘人們做壞事的力量比人大，可是他們受了上帝力量的限制，沒有上帝的允許，是沒有多大的作為，到了末日來臨時，他們也將接受審判。

佛教雖然相信有許多的「天」在左右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及人類，也相信有邪惡的鬼怪，以及一種叫做「魔羅」的惡鬼，專門引誘聖潔高尚的人士走入受教育的人，却同樣具有吸引力，這就是說明佛陀

幫助他什麼忙（佛及菩薩願力除外），佛教徒拜佛如佛在，只是想像中面對佛天，目的在示敬存誠，並永遠都將有日神、雷神等，但司其職的神是常變更的。

（五）禮拜意義之不同

基督教徒在教堂裏禮拜上帝，是因為他是創世主與司命神，再不然就因為希望上帝在精神或物質方面

管永遠都將有日神、雷神等，但司其職的神是常變更的。

（六）世界形成之觀點

基督教認為上帝從虛無中創造了世界並對它作有計劃的統治，世界末日的情景是死者復活，末日審判罪人永墮地獄，善人在降臨到耶路撒冷的人間天國裏享受永恆的幸福（依聖經啟示錄）。

（七）人之形成及觀點之不同

（八）對於罪之觀點不同

基督教——原罪——依聖經所載亞當夏娃吃了禁果了罪，被逐出伊甸園，所以從此他的子孫都有「原罪」。所以簡單的說，因為人類違背了上帝的教訓而有罪。而人的力量太薄弱不能從罪裏解救自己，因此上帝生了慈悲心，派他的兒子耶穌下凡人間，犧牲了自己，以帶來代全人類，由於基督的犧牲，所有的人都擺脫了罪的桎梏，但是只有深信基督教徒不任一行爲所招之果報都是有限的。佛教徒就不信有永恆的天地獄之苦，但相信天堂與地獄的衆生遲早都還要再投生到人間。

（九）對於緣起法之觀點

基督教徒認爲世界是紀元前五五〇年九月一日造成，路德教却說紀元前三九六〇年，這些數字都是根據聖經裏從亞當至耶穌中間一共傳了多少代計算出來的（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節，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一節），現代的基督教雖然已把這套世界始末日期的計算，但他們仍然認爲創世與末日得救是「只此一次絕不重演」的事實，而繼續奉爲圭臬。

（十）兩者均否定世界，但解脫目標方面有其不同

基督教徒認爲世界爲苦，爲無常，相信在這善惡循

環、繩互不絕的宇宙裏，一個好的時代，在將來也

會降臨人間，但這時代不會比以往的好時代更久長

，宇宙間事物的播遷不會有一個最後幸福的結局，因此沒有集體的得救只有一個人的解脫。

（十一）人之形成及觀點之不同

基督教徒認爲世界爲苦，爲無常，相信在這善惡循

環、繩互不絕的宇宙裏，一個好的時代，在將來也

會降臨人間，但這時代不會比以往的好時代更久長

，宇宙間事物的播遷不會有一個最後幸福的結局，因此沒有集體的得救只有一個人的解脫。

（十二）對異教態度之差異

基督教徒自信他們的信仰是最優越，一向都懷疑

別的宗教的價值。

（十三）自力與他力

基督教——自力——佛教言因果律，佛說：「現在之果

，即過去之因，即未來之果」認爲善惡到頭終有報

，他可以用鐳射的光把它打下來，他還有第二道太

空武器，如果第一道第二道太空武器都沒有完全把

蘇俄的飛彈打下來的話，有許多漏網的飛彈飛到美

國的時候，每一個基地上還可以發射另一種武器把

你若是在睡覺，他要放迷魂香使你昏昏沉沉地睡才

到你房間去偷東西；現在的科學如果把迷魂香加一

萬倍、十萬倍、一百萬倍，現在一個爆炸的能量可

以抵百萬噸的火藥力，為何不能把那個迷魂香變成

幾種比較穩定、變化遲緩，使人認為有物質與靈

魂存在，事實上只有「緣起法」是存在「此生則彼

生，此滅則彼滅，旋起旋滅都不久長，這緣起法是

佛教的特徵。

在世間不但物質間有因果的關係，每一件善惡的

行為，也有其一定的因果，雖然在一個人死時，原

來構成其人格的因素分解了，但他一生的行為，却

變成一個新生的成因，這個新生的生命與死去的生

命不同，却繼承了前者的遺產，因此，人雖死了，生

而一生存因素之流」却並不斷絕，所以一生接著一

生，無有間歇（即佛語：「萬般帶不去，惟有業隨

身」），既然任一行爲爲所招之果報都是有限的。佛教

徒就不信有永恆的天地獄之苦，但相信天堂與地獄的衆生遲早都還要再投生

到人間。

（十四）對於罪之觀點不同

基督教——原罪——依聖經所載亞當夏娃吃了禁果

了罪，被逐出伊甸園，所以從此他的子孫都有「原罪」。所以簡單的說，因為人類違背了上帝的教

訓而有罪。而人的力量太薄弱不能從罪裏解救自己

，因此上帝生了慈悲心，派他的兒子耶穌下凡人間

，犧牲了自己，以帶來代全人類，由於基督的犧牲

，所有的人都擺脫了罪的桎梏，但是只有深信基督教徒不任一行爲所招之果報都是有限的。佛教

徒就不信有永恆的天地獄之苦，但相信天堂與地獄的衆生遲早都還要再投生

到人間。

（十五）對於緣起法之觀點

基督教徒認爲世界是紀元前五五〇年九月一日造成，路德教却說紀元前三九六〇年，這些數字都是根據聖經裏從亞當至耶穌中間一共傳了多少代計算出來的（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節，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一節），現代的基督教雖然已把這套世界始末日期的計算，但他們仍然認爲創世與末日得救是「只此一次絕不重演」的事實，而繼續奉爲圭臬。

（十六）兩者均否定世界，但解脫目標方面有其不同

基督教徒認爲世界爲苦，爲無常，相信在這善惡循

環、繩互不絕的宇宙裏，一個好的時代，在將來也

會降臨人間，但這時代不會比以往的好時代更久長

，宇宙間事物的播遷不會有一個最後幸福的結局，因此沒有集體的得救只有一個人的解脫。

（十七）對異教態度之差異

基督教徒自信他們的信仰是最優越，一向都懷疑

別的宗教的價值。

（十八）自力與他力

基督教——自力——佛教言因果律，佛說：「現在之果

，即過去之因，即未來之果」認爲善惡到頭終有報

，他可以用鐳射的光把它打下來，他還有第二道太

空武器，如果第一道第二道太空武器都沒有完全把

蘇俄的飛彈打下來的話，有許多漏網的飛彈飛到美

國的時候，每一個基地上還可以發射另一種武器把

你若是在睡覺，他要放迷魂香使你昏昏沉沉地睡才

到你房間去偷東西；現在的科學如果把迷魂香加一

萬倍、十萬倍、一百萬倍，現在一個爆炸的能量可

以抵百萬噸的火藥力，為何不能把那個迷魂香變成

幾種比較穩定、變化遲緩，使人認為有物質與靈

魂存在，事實上只有「緣起法」是存在「此生則彼

生，此滅則彼滅，旋起旋滅都不久長，這緣起法是

佛教的特徵。

在世間不但物質間有因果的關係，每一件善惡的

行為，也有其一定的因果，雖然在一個人死時，原

來構成其人格的因素分解了，但他一生的行為，却

變成一個新生的成因，這個新生的生命與死去的生

命不同，却繼承了前者的遺產，因此，人雖死了，生

而一生存因素之流」却並不斷絕，所以一生接著一

生，無有間歇（即佛語：「萬般帶不去，惟有業隨

身」），既然任一行爲爲所招之果報都是有限的。佛教

徒就不信有永恆的天地獄之苦，但相信天堂與地獄的衆生遲早都還要再投生

到人間。

（十九）對於緣起法之觀點

基督教徒認爲世界是紀元前五五〇年九月一日造成，路德教却說紀元前三九六〇年，這些數字都是根據聖經裏從亞當至耶穌中間一共傳了多少代計算出來的（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節，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一節），現代的基督教雖然已把這套世界始末日期的計算，但他們仍然認爲創世與末日得救是「只此一次絕不重演」的事實，而繼續奉爲圭臬。

（二十）兩者均否定世界，但解脫目標方面有其不同

基督教徒認爲世界爲苦，爲無常，相信在這善惡循

環、繩互不絕的宇宙裏，一個好的時代，在將來也

會降臨人間，但這時代不會比以往的好時代更久長

，宇宙間事物的播遷不會有一個最後幸福的結局，因此沒有集體的得救只有一個人的解脫。

（二十一）對異教態度之差異

基督教徒自信他們的信仰是最優越，一向都懷疑

別的宗教的價值。

沒有記載在馬太福音。可是在約翰福音中有令人驚異的筆觸；例如，當耶穌開始洗門徒們的腳的時候，或當在言語上有突然轉變的時候，耶穌稱他的

殆無可疑。

生死是宇宙自然運作之現象，對待之方式，亦須自然，所謂「益本源，無所不在，在蝴蝶在梯梯在瓦壁在屎溺（知北遊），自亦在乎

觀，生命無論如何皆屬有限。死係客觀事實，不容否認，老莊亦云：

「雖然其用語亦一緣於荒唐」（天下篇），匪夷所思，却指應對現實生命之方式，

「生死，命也；其有夜日之常，天也。」（大宗師）

道之寓旨，所敘述之人、事、物，多屬眞實。莊子於論列至人之事蹟時，除舉稱神話之人物，更指陳市井之人，即此一證。（未完待續）

四書中的憂患意識

王甦

四、四書憂患探源

（周易）

一種哲學思想的產生，必有其思想的淵源。四書中的憂患意識，大都是源於古代的文獻。尤其是易經、書經、和詩經。而憂患二字，首見於易傳。繫辭說：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孔穎達正義：「若無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不是指的苟易，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周易。繫辭又說：

「又明於憂患與改，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无咎者，善補過也。

「明於憂患與改」，當然必有憂患意識，「無有

師保」，必「自強」；「如臨父母」，必能莊敬；這

是透過憂患意識而產生的「莊敬自強」的精神。所

以「莊敬自強」，也可說就是憂患哲學的實踐，繫

辭又說：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吉凶，只是失得之象，吉則得，失則凶。悔吝是憂患

之象，只是失得之象，就人情而論，有懊悔就有遺憾，亦必有所顧慮。

有遺憾就有憂患。如對事物吝惜，亦必有所顧慮。

以用錢而論，捨不得花錢，是惟恐錢花光了，日子

不好過。這種心理，也是所有憂患而然。當然這只

是「小利喻於利」的憂患意識，而君子是「憂道不

憂貧」的。易經的彖辭，爻辭中講到吉凶、悔吝、

无咎之處甚多，其意是在教人寡過，教人補過。而

能力求寡過，補過的人，他的憂患意識也就一般人

要強烈，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孔穎達說：「六十四卦，悉爲德防患之事。」（繫辭正義），孫夏峯說

：「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所以處憂患之道。」（述而）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路）

基督教差別相對基督教的本質，雖建立在「愛

日二十二年八月四十七國華中

易理，身體力行，便能減少錯誤，不犯大過。第二，孔子道是高德滿的聖之時者，那裏會有什麼大過，就是小過恐怕也不會有，然而孔子說「可以無大過」，「可以」是期之而難必之辭。「無大過」，是期之而難免之辭。這是何等危險，何等戲劇的憂患意識，蓋孔子實見得易道無窮，易理難明，尚有愧焉，其心不敢自是，肯故因知淺行的功失。（傳習錄下）。

聖人之所以爲聖，其道理也就在此。

（周易）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憂患意識，自有其歷史淵源。孟子濂文公載：「有欲無類」的宗旨，正可顯示「一視同仁」的平等精神，和「仁爲己任」的偉大懷抱。孔子曾說：「志士仁人，無過無不及」（傳習錄下）。

康誥曰：「克明德。大學曰：「頤養天之更始。」（周易）帝典曰：「克明德。」朱子說：「頤養天之更始，是使他勤勞，怕他經不起考驗；誨他不倦，是怕他學無所成。故知養之而勞，忠烏而誨，都有其憂患意識存在。若愛而不勞，不免姑息養奸，忠煩之悔，何以能養教也。」大學載：

「命之。」（周易）帝典曰：「克明德。」朱子說：「頤養天之更始，古莊云：常自往之，說得極好。」又說：「日在是如日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是視聽看，立雨見長，參於昭，往輿則見其俗矣，便是這誤解，只要常自視病在這裏，莫被他蒙蔽了。」（周易）帝典曰：「克明峻德。」（未完待續）

朱子說：「頤養天之更始，古莊云：常自往之，說得極好。」又說：「日在是如日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是視聽看，立雨見長，參於昭，往輿則見其俗矣，便是這誤解，只要常自視病在這裏，莫被他蒙蔽了。」（周易）帝典曰：「克明峻德。」（未完待續）

朱子說：「頤養天之更始，古莊云：常自往之，說得極好。」又說：「日在是如日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是視聽看，立雨見長，參於昭，往輿則見其俗矣，便是這誤解，只要常自視病在這裏，莫被他蒙蔽了。」（周易）帝典曰：「克明峻德。」（未完待續）

（周易）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憂患意識，自有其歷史淵源。孟子濂文公載：「有欲無類」的宗旨，正可顯示「一視同仁」的平等精神，和「仁爲己任」的偉大懷抱。孔子曾說：「志士仁人，無過無不及」（傳習錄下）。

康誥曰：「克明德。大學曰：「頤養天之更始。」（周易）帝典曰：「克明德。」朱子說：「頤養天之更始，是使他勤勞，怕他經不起考驗；誨他不倦，是怕他學無所成。故知養之而勞，忠烏而誨，都有其憂患意識存在。若愛而不勞，不免姑息養奸，忠煩之悔，何以能養教也。」大學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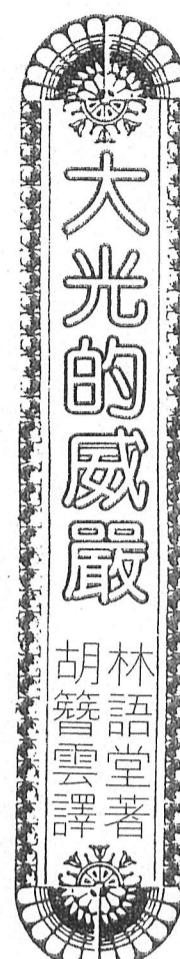
「命之。」（周易）帝典曰：「克明德。」朱子說：「頤養天之更始，古莊云：常自往之，說得極好。」又說：「日在是如日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是視聽看，立雨見長，參於昭，往輿則見其俗矣，便是這誤解，只要常自視病在這裏，莫被他蒙蔽了。」（周易）帝典曰：「克明峻德。」（未完待續）

朱子說：「頤養天之更始，古莊云：常自往之，說得極好。」又說：「日在是如日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是視聽看，立雨見長，參於昭，往輿則見其俗矣，便是這誤解，只要常自視病在這裏，莫被他蒙蔽了。」（周易）帝典曰：「克明峻德。」（未完待續）

（周易）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憂患意識，自有其歷史淵源。孟子濂文公載：「有欲無類」的宗旨，正可顯示「一視同仁」的平等精神，和「仁爲己任」的偉大懷抱。孔子曾說：「志士仁人，無過無不及」（傳習錄下）。

康誥曰：「克明德。大學曰：「頤養天之更始。」（周易）帝典曰：「克明德。」朱子說：「頤養天之更始，是使他勤勞，怕他經不起考驗；誨他不倦，是怕他學無所成。故知養之而勞，忠



大光的威嚴

林五口堂著
胡箇雲譯

「把蠟燭吹熄，太陽升起來了。」當堯帝登位的時候，一位隱遁的大先知說。這是當人類看見一個無可比擬的大光時自然的意象。耶穌的世界和任何國家的聖人、哲學家，及一切學者比較起來，是陽光之下的世界。像在積雪世界的冰河之上，且似乎已接觸到天本身。瑞士少女峯，耶穌的教訓直接、清楚、又簡易，使想認識上帝或尋求上帝者一切其他的努力感到羞愧。

把耶穌放入一切人類教師中，他那種獨特的、炫目的光是從那裏來的呢？那如愛默生所稱道的耶穌吸引人的魅力是從那裏來的呢？我以為這種光、這種活力，（炫目的光常有力）和耶穌教訓的內容沒多大關係，而是來自他教訓的態度與聲音，及來自他個人示範。耶穌說話不像任何教師說話。耶穌從來沒有解釋他的信仰，從來沒有申論出它的理由。他用了解知識的平易及確信的態度來說話。他最多是說，「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有了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這統統是在歷史上的種新的聲音，一種從前沒有聽過的聲音。「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會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這和他後面的平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祂有一種真正高貴的聲調，例如：「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這是耶穌溫柔的聲音，同時也是強迫的聲音，一種最近二千年來浮現在人了解力之上命令的聲音。

說這些經文所以有此語氣，是因為聖約翰把它收入他的作品中。我不以為會有任何爭論，的確，這些話由四福音的作者之一聖約翰寫下來，並非一種逐字報告，但它是如聖約翰所會聽過的情形，或如他在多年之後所記憶。關於這個問題，蘇格拉底的對話也不是蘇格拉底準確的話。我常想起柏拉圖所作的「斐都篇」（*Phaedo*）及約翰福音十三至十七章，因為它是談及兩位大思想家臨死時談話的最動人的一段；雖然聖約翰不是一個像柏拉圖這樣的作者，但在這四五章約翰福音裏是無可比擬的最令人感動的東西。它們和 *Phaedo*（斐都篇）不同，理由很簡單，它們包含這種超卓的美，一種這個世界自耶穌死後再聽不到的聲音的美。讓我們姑且承認約翰在寫他的福音時已懂得希臘的邏輯哲學，像我就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這樣的經文可能是希臘哲學。（馬太也說同樣的話，但沒有記載在馬太福音）。可是在約翰福音中有令人驚異的筆觸；例如，當耶穌開始洗門徒們的腳的時候，或當在言語上有突然轉變的時候，耶穌稱他的

門徒為「朋友」；「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這不是說約翰可能會有所虛構。在他的福音中有一種可靠性的質，正如在某些小說中有一種可靠的性質。這樣，在耶穌的世界中包含有力量及某些其他的東西——光的絕對明朗，沒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的分析，或莊子的神秘主義。在別人推論的地方，耶穌施教；在別人施教的地方，耶穌傳道。他說出對上帝的最圓滿的認識及愛心。耶穌傳道對上帝的直接認識及愛慕之感，而進一步直接地並無條件地把對上帝的愛和遵守他的命令，就是彼此相愛的愛，視為相等。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簡單的，我們現在是站在一個簡單真理的面前，而這真理。包含他自己的敎訓的層次，那就夠了。

他的敎訓是屬於一個和已往哲學家的敎訓不同的等級。它不再是孔子的實證主義及常識，不再是他的祿對人與人的關係穩定的研究，或他的逐漸自我培養的勸告；也不再是道教的一個不斷地變形的世界。

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信仰的世界中，一個道德大懦主義，而正當的人類理想的崩潰的世界。我們所有的人都要為人類理想的崩潰付出代價。以我們常因為改良這個世界來提高生活標準而接受種種觀念而

的幻影，及它的對於無的復歸；也不再是佛的有力的理智主義，以及他在克服知識心，和逃入無限及絕對中的英勇气力。所有這些都會對於人類的身心飛進神聖的真理的較高層有它的貢獻，對於試圖解釋生與死的性質有它的價值。儒家是顯著地實際的，非抽象的，容易進行及了解的；但它妨礙對人生及宇宙的真正性質作任何進步的審察。它教人以外，是智識的多過神祕的。不錯，莊子的道教，最直接地有助於靈性的解放；他有一種難於在較小的理性哲學家中看到的大領悟。莊子的立足點，像巴斯加一樣，是真正宗教的，如我們在上文所看到的老子有時在他的對愛及謙卑的力量的信念中，及他對人類和平與慶祝的措施，如政府、刑罰、及戰爭中，升到非常之高。老子和耶穌在精神上是兄弟。耶穌說：「我心裏柔和謙卑」，而老子說，「守其雌，為天下始」。二者都建立在靈性貧乏的國上，一句便尼采發怒的話，但耶穌用為門徒們洗腳來示範，那是一件老子在意料中可能做過的事，但沒有他會這樣做的記錄。

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信仰的世界中，一個道德大懦主義，而正當的人類理想的崩潰的世界。我們所有的人都要為人類理想的崩潰付出代價。以我們常因

為改變這個世界來提高生活標準而接受種種觀念而

可以去兵，它甚至可以去食，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

沒有信仰而存在。

這是唯物主義所做不到的。我們知道除了耶穌的

基本敎義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改變它。一切社會主義的改革，蘇維埃俄羅斯之內或之外，只有傾

向於加強唯物主義，經濟的研究，而這如莊子所說

，「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孔子說，「聲色之

於化民末也」。孔子，如我所會試驗顯示，與耶穌共倡沉默的改革，從人的內部開始的改革，而耶穌沒有

沒有信仰而存在。

這是唯物主義所做不到的。我們知道除了耶穌的

基本敎義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改變它。一切社會主義的改革，蘇維埃俄羅斯之內或之外，只有傾

向於加強唯物主義，經濟的研究，而這如莊子所說

，「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孔子說，「聲色之

於化民末也」。孔子，如我所會試驗顯示，與耶穌共倡沉默的改革，從人的內部開始的改革，而耶穌沒有